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第六十五回 兩猿臂箭賭一雄州 一虎兒刀劈兩奴賊

呂軍師總統王師，共上將十四員，鐵騎三千，步卒二千，馬軍一萬，足六師之數。當下分撥一半軍士，並將住郭開山、俞如海、宋義、餘慶、孫剪、莊次躡、葛纘、謝勇人員，命鐵都御史統領，錢充作軍師，由睢水進攻開封府。自己易了戎裝，統領劉虎兒、阿蠻兒、姚襄、賓鐵兒、曾彪、楚由基等，東下亳州。以劉虎兒住中軍，楚由基任先鋒，沈珂為合後，阿蠻兒等分作左右前後，仍依七星營制，次第進發。卻說淮北自洪武定制，原設總兵官一員。從何福敗道之後，燕王因淮南有童俊屯守，就命他兼轄淮北，止留壽州副將為防汛。其人姓楚，名寶。大同人氏，能挽勁弓，百發百中，號小由基，年已六旬以外，遂自稱為老由基。有家丁二人，一姓計名高，立心險鷲，因他嘴舌害人，叫做餓鷹嘴；一姓章名魯，是個風髻，叫做章酣兔子，皆傳授他的箭法，亦能輪動大刀，是楚寶最得意的心腹，亳州也是他汛地，聞知歸德府已降，就率領都司守備等官，並計、章二丁，精兵三千，善射手一千六百名，前來亳州屯紮，以防侵略。

楚由基前部到時，距城三十餘里，望見立有營寨，遂擺開人馬，出陣搦戰。楚寶早已探知，戎裝結束，預備廝殺。軍士吶聲喊，大開營門。認旗上寫得分明，七個大金字，是「猿臂將軍老由基」。楚寶看來將，認旗上，亦是七個大字「先鋒猿臂將軍楚」。遂喝問道：「汝是何方小子，敢稱猿臂將軍？」楚由基大笑：「你這老賊，有何本領，敢盜襲我旗號，壞我名色？」

楚寶罵道：「我有百步穿楊之技，名震邊疆，誰不欽服。汝乃黃口孺子，反說我盜襲你的，豈不可羞可恥！」由基應道：「只我姓楚名由基，天下焉得有第二個？汝今降於燕賊，辱沒我忠臣義士，我拿住你碎屍萬段。」就挺手中槍，直取楚寶。楚寶拍馬來迎，戰有二十回合，敵不住由基，恐敗了下去，喪了一輩子聲名，乃逼住槍大喝道：「且往，你既叫楚由基，又稱猿臂將軍，敢與我賭射麼？」由基笑道：「我若一槍結果了你，是欺你年老，不算英雄。正要與你在三軍面前，賭一賭射箭，好教人知道沒有第二個猿臂將軍。」楚寶咬牙切齒，說：「你莫浪誇，不是白賭的，我若輸了，就將訛州地方送給你，你輸了卻怎的？」由基道：「割了我的頭去。」楚寶道：「你頭值得甚麼？」由基道：「我這顆頭內，盛著的是千古流芳，忠臣孝之子血，豈比你這個賊頭，僅堪喂犬豕的麼？」楚寶滿面羞慚，勉強喝道：「口說無憑，須要你主將來立下軍令，方與你賭。」

楚由基道：「好胡說。只我是先鋒主將，要立便立。你既將訛州為賭，也須立個印信文契，我看你這老賊奸狡，輸了時好歹混賴。」楚寶道：「大丈夫一言九鼎，誰似你小廝信嘴亂道。今日晚了，明日與你賭。既說定了，體得夜間弄個賊智，來劫營寨，不是好漢。」由基道：「我們堂堂王師，豈肯行此不信，你莫驚破賊膽。」於是各回本營。

次日清晨，大軍已到，由基將前項情由稟上軍師。軍師大喜道：「料將軍斷不弱似他，便賭何害，也省卻戰爭一場。」劉虎兒道：「不知有人與我比刀沒有。」軍師道：「一勝一敗，必有不平，就是汝比刀時候。」於是齊出陣前，軍師居中，諸將在左右，一字兒分開。燕陣上楚寶好生吃驚，為什麼呢？遙見那：旗分五色，飄搖動龜蛇龍鳳之形；轟建一竿，蘊藏著雷電風雲之氣。雄雄起起，排著上將六員，似分來雲台到宿；矯矯淨淨，嘶來戰馬千聲，直透上雁門斜月。馬軍是關西大漢，步卒係山立健兒。為甚的擊鼓無聲，且看他弓矢賭命。

楚寶心中自忖，早是講過較射，不與他戰鬥，兀的如何殺得過？便大聲叫道：「昨日說過的，敢來較量？」由基道：「我已押下令狀在此，快些將你賭的訛州印文來看。」楚寶道：「有。」

還有一說，我贏了須要退兵，永不許犯我邊界。」軍師道：「這話料得是。」即令添入狀內，交看已畢，一並封了，繫於長矛之上，立在戰場正中。

楚寶便令小卒取出兩輛小月叉，叉上是打成彎彎的鐵槽兒，又兩片小鼓皮，皮中間朱畫圓圓的紅心兒，僅如錢大，用兩層生牛皮縫就，堅實不過，也只有碗口大校將來安放在叉口上，落人槽內，周圍兒緊緊含著，又有鐵鈕釘住。是楚寶向來以此為較射之用的。將此兩叉，皆立於百步之外，向由基道：「三箭皆中紅心者為勝。」由基道：「若挨著紅心邊兒，不在正中，也要算輸的。」楚寶道：「箭鏃半在紅心，半在皮上，也要算輸，何況挨著？但我們既賭箭，就有輸贏，總不許暗算。」軍師道：「暗算者，與賊盜何異？不必說得。」

於是二將下馬，走向畫的步限界上，齊身站立，問誰先射，軍師傳令道：「較射無須揖讓，請齒尊者先。」楚寶隨搭上箭，扣滿弓，覷的較清，直曲心，軍中大播起鼓來，齊聲喝采。楚由基卻氣閒神靜，不慌不忙，輕輕的搭上箭，扯滿弓，颯颯一聲，也直透紅心。兩陣上將率喝采之聲，可震山嶽。播鼓方畢，又射二箭三箭，皆是中的，獨楚寶第三箭，離卻紅心約止半分，由基的三箭，恰如個品字，正正攢在紅心中間。由基道：「是你輸了，饒你老命，快快送我訛州來。」劉虎兒等皆笑話他道：「你口出大言，如今待怎麼？」

楚寶氣得目睜口呆，嚷道：「由基百步穿楊，敢與我賭射楊枝麼？」由基道：「好，好。就來。我知道你還不心服。」令軍士折取硬楊枝二根，也釘在百步之外。楚寶道：「這次讓你先射。」由基道：「薦先了。」弓弦才響，箭已貫在楊枝中間。

楚寶呆了一呆，先前輸了一箭，已自奪氣，如今見由基中得甚巧，心肉跳了兩跳，就有些拿不穩了。假意把箭來掉幾掉，換了一枝，定著神兒，弓開箭發，恰在楊枝邊擦過，把技上的皮擦去了寸許。王師陣上胡盧大笑，都罵他「老強鬼」。楚寶一時羞忿，即拔劍自刎而死。有詩贊曰：

一時竟有兩由基，勝負雖分並足奇。

直得拋弓輕自死，威名猶壓射雕兒。

計、章二奴見主兒死了，怒從心起，惡向膽生，欺著楚由基手無軍器，各舉起大刀，如旋風般滾將來。由基正要送他兩箭，早有劉虎兒一騎馬，從刺斜裡截上，二賊見來得兇猛，只得一齊迎敵。才交手時，虎兒使出神威，偃月刀從頂門劈下，章魯如何能招架？刀光過處，藕披頭削去半個身子。計高嚇得骨軟筋酥，轉眼時，一股熱血噴空，攔腰剝作兩段。眾將士遂爭先要端他營寨，軍師止住，命姚襄宣令道：「你王將雖經賭下訛州，我卻要眾人心服，然後進剿如有敢戰者來戰，有願降者來降，若要四散回家，亦各從爾等之便。」燕軍聽了，歡聲雷動，卸甲投降，唯有楚寶家了百人逸去。

軍師安撫了降兵，召由基諭道：「我看楚寶射法，與爾正是敵手，只因老而倔強，猶用少時之硬弓，到第三箭上，略覺面赤手顫，所以差了分毫。若略換軟些的弓，正自難贏。落後再射楊枝，我看他忿急已極，必至失准，然猶能射中枝傍，豈非老手，除卻這人，那有與君較量得的。爾宜收葬其屍，表石於墓，設酒祭奠，以彰憐情之意。」由基道：「小將亦有此心。」一一遵令，自去行事。

那時亳州知州，早已率領土民，焚香頂禮，出郭來迎。軍師止帶數騎人城，查點倉庫，隨後出屯郊外。真個耕不改轍，市不易肆。各州縣皆望風而附，止宿州、泗州、懷遠。靈壁，附近鳳陽府者未降。軍師謂姚襄、沈珂道：「中都陵寢所在，不可驚擾。爾兩人為我持檄，各帶三百鐵騎，諭下鳳陽，並所屬未附諸處，以通淮南之路。」

二將去後，呂軍師夜坐帳中，看黃石公素書，忽燭燄一爆，火煤直濺額角，暗叱道：「今夕當有刺客。」顧虎兒在側，遂密傳號令，令紮一草人，堰臥於帳，覆以錦被，四面暗伏撓鉤套索刀斧手，退人後營靜候。剛及三更，黑影中一人，不知從何而來，手執利刀，飛奔帳前，將錦被與草人，直刺個透。虎兒躍出，大喝：「好刺客。」軍中吶聲喊，火把齊明，刀斧手擁上，剝作肉泥。撓鉤手又於營外拿獲一賊。軍師升座訊問，叫做楚角，是楚寶的兒子，自幼習學飛簷走壁的本事。那行刺的叫小禱机，是楚寶的養子。軍師道：「楚角雖然可殺，但為伊父報怨，豈忍又殺其子。」即令縱之使去。諸將皆請曰：「壽州尚有燕兵拒守，且楚寶部下

亦多未服，令軍師釋放楚角，似乎縱虎還山，焉保他竟不負恩。而且新降燕土內，容有彼之黨羽，又在暗中潛圖內變，亦未可知。似宜先定壽州，覆其巢穴，庶絕後患。」軍師笑曰：「無楚寶，是無壽州，其他將弁又何能為」至於新降之卒，皆出其本懷，非逼之所致，我推誠置腹，自然感動。若我先存疑心，則彼亦將有異志。所以光武有云：『令反側子自安。』且壽州在於淮西，非日今之急務，唯潁州為人對之要路，我當先取之。來歲立春，在上元後一日，黃河之冰，尚可走馬。我從通、許而達官渡，但襲開封府之西南，出其不意，可以席捲而得。今已歲暮，若移兵去定壽州，路既紆迴，往返必不能及。」諸將大服。忽綽燕兒奉高軍師命，飛報淮安大捷。軍師喜曰：「我正有用汝處。」遂授以密語，令即起程，潛赴河南開封府，至期依計而行。

時姚襄、沈珂皆已略定宿、泗二州，懷、靈二縣，並鳳陽郡守降表，及府庫冊籍，回來繳令。軍師道：「機會已到，來得正好。」隨付沈珂錦函一封，又口授三條秘策，前赴睢水鐵元帥軍前，如此如此，開函次第行事。又令姚襄持檄前往潁州，自統諸將隨後而進。一路上殘雪初霽，草枯沙軟，馬驕弓勁，正好打圍行樂。軍師信口吟七律一章，以示諸將，云：

十年高臥習兵機，今與諸君獵一圍。風起雕弓群獸竄，雪隨驕馬萬山飛。

渴來倚劍先餐血，醉後行廚更炙肥。刁斗無聲人盡肅，行間許我詠詩歸。

將次潁州界上，姚襄早已率領著州牧，並佐貳屬員，與紳士人等，跪迎道左。軍師大悅，即命軍校扶起，受了倉庫冊籍，慰諭一番，仍令原官如故，也不進城，屯兵於潁水焦破之間，以度新春。將佐皆雅歌投壺，軍士多投石超距。呂軍師忽下令曰：「馬步軍兵，悉付由基將軍統領，屯駐此地。諸將與鐵騎三千，即於今夕隨我而行。」真個動著風颳，神鬼莫測其狀；卷如煙霧，鳥獸不見其蹤。且看下回何如。